

淺山，三角湧隘勇線（1900）

臺北近郊的淺山，總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混雜感，樹、雜草與淡淡的檳榔花香裡，混雜著好年冬、巴拉刈與有機磷農藥的味道。三峽橫溪一帶的淺山就給人這種感覺。這裡既屬於城市，又屬於自然。北一一〇道路上交錯著農用發財車與時髦的重機，山區的產業道路像蜘蛛網一般，通往廢棄的礦坑、墳場、檳榔園與工寮。與世無爭的聚落旁，總會有一片碧螺春茶園。那是過去的三井合名會社的茶場。

如果再加上淺山昔日的原漢鬥爭，血與淚，那麼淺山的空氣，簡直可以讓人聞出一股鹹味了。

事實上，三峽橫溪谷地一直到過分水崙以東的新店安坑通谷，自清領時期，就是典型的漢番交界帶；南邊的山野，長期以來存在著一條隱匿、點狀而幾經更迭的隘勇線，名為三角湧隘勇線。因此，這一帶的地名依然殘留著不少屬於交界地帶的記憶。例如，溪北地區的望族林家，過去稱為「竹圍內的林厝」，第五代林德旺在日殖時期還曾因為擔任過隘勇而獲得勳章。¹但是，「歷史」總是優勝一方的書寫。橫溪以南的山野，也曾經是泰雅族大豹社的社域。這是一支被認為已經「滅亡」的泰雅族。1915年的日本《番族習慣調查報告》裡這樣記載著：

又在三角湧支流之地域曾構成 mng' ciq（大豹蕃）一群，但是已絕滅。²

大豹社在這個區域的活動，從來都是被忽略的，或者被認為是「作亂」，而被歸納在「番（蕃）害」的視野裡。例如，《三峽鎮志》提及，「乾隆初年，泉州人

註釋

¹摘自《三峽鎮志》網路電子書。

²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習慣調查會，《番族習慣調查報告》（第一卷：泰雅族），原著出版於1915年。中研院於1996年翻譯整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241。

林姓者移住溪南開闢。當時四周山地為『番人』盤踞，時常出擾」。³《諸羅縣志》的〈雜記志〉裡記載：「擺接附近，內山野蕃所出沒」，其中的「番人」與「野蕃」，指的應該都是大豹人。

橫溪是昔日大豹社活動的北界。大豹社的生活空間雖然集中在大豹溪與五寮溪流域，然而獵場與種植地的區域卻廣達三峽的大埔、橫溪與新店的平廣坑。而橫溪可以說是大豹社的北界，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橫溪北岸的成福附近，有一個由一位婦女所主持的交易所，據稱大豹人相當敬重這位漢人婦女，並稱她的住處為 ngasal yaya（媽媽的家）。因此，活動（或出草）的範圍很少越過成福以北的內坡山—媽祖山—長壽山稜線。⁴



橫溪的成福橋→圖片同版寬，圖說齊圖左，圖說與圖片距離 0.25 公分

儘管處於交界帶，日殖初期橫溪一帶的大豹人與漢人之間的關係並不差，文獻記載：「又有小暗坑、九鬮等地庄民與大稻埕震和街陳有諒等四名商議，擬陳情標

³摘自《三峽鎮志》網路電子書。

⁴傅琪貽、高俊宏，〈大豹社事件〉，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研究案，2017，頁 17。

購山林，故與大豹社蕃人締結合約，以致該地方之民蕃關係稍趨」⁵。也因此，當時插角大豹社的領袖瓦旦·變促（Watan Syat）原本想要在橫溪大寮地一帶，在相當接近漢人生活圈的地點，設立第十四個部落，並開始種植經濟作物大菁，預計將獲取的費用，一部分用來支助在獅子頭山一帶游擊的漢人反抗軍，以鞏固雙方的攻守同盟關係。⁶由於那一帶的山崙造型酷似豹子的尾巴，故當時新的聚落預計稱為 Ngungu Kli（豹尾）。⁷

在 1904 年的雞罩山（崙尾寮）推進隘勇線的規畫裡，日本計畫從大豹溪左岸的瓦厝埔平原出發，經由雞景山（今日的雞罩山）、崙尾寮，接到熊空山、竹坑山方面的隘勇線，⁸從既有的三角湧隘勇線往南壓迫大豹群。由於這條隘勇線等於侵入了大豹群的 Ngungu Kli 新部落，因此，日本部隊從大寮地集結出發以後，便在崙尾寮一帶招致激烈的反擊，最後大豹群擊退了日本的侵略部隊，並俘虜了日方的七珊（70mm）山砲一門。

事實上，早在同治九年（1870）的《淡水廳志》即已記載：橫坑一帶設有暗坑仔隘（隘丁十一名）、橫溪南北隘（隘丁五名）與三角湧十三天隘（隘丁十名）。1900 年 6 到 8 月，北部泰雅族為了反抗日本的樟腦砍伐，四處襲擊隘寮。應接不暇的戰事，使得當時的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決定改採「封鎖」政策，嚴禁平地人與泰雅族交易食鹽與鐵器，並在山腰地帶派遣軍隊重點封鎖，增強既有的隘勇線。其中，特別編派了四十人駐紮於三角湧，負責十六寮經十三添到金面山一帶的隘勇線。⁹從這時候開始，三角湧隘勇線登上了臺灣森林殖民史的舞台。

⁵王學新編，《日治時期臺北桃園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之一：理蕃政策》，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1，頁 141。

⁶傅琪貽，《泰雅族大豹群（mncaq）抵抗史》，2017，頁 20。

⁷伯托·堂嘎（林昭光）、瓦旦·堂嘎（林昭明）口述。

⁸崙尾寮又稱崙母寮、崙尾寮山或崙仔尾山，清領時期漢人在崙尾高地搭設瞭望草寮，用以監視大豹社。根據地圖文獻的綜合判斷，崙尾寮位於今日的插角往大寮的插角產業道路分水嶺處。

⁹傅琪貽，《泰雅族大豹群（mncaq）抵抗史》，2017，頁 32。



0172

民警第六八〇號
 第七十五號
 七珊米山砲 陷屬宜 壹門
 但全部亡失
 製造年月及製造場所
 明治十年一月大阪砲兵工廠
 總督府借用年月日
 明治三十年七月十五日野分一六八號 證書依
 り臺北陸軍兵器支廠より受領
 亡失事由
 明治三十年五月六日柳仔園駐管内隘勇線
 前進、際蕃地大豹社岩尾寮山頂へ警管
 備用として同駐警部補永才國次郎に警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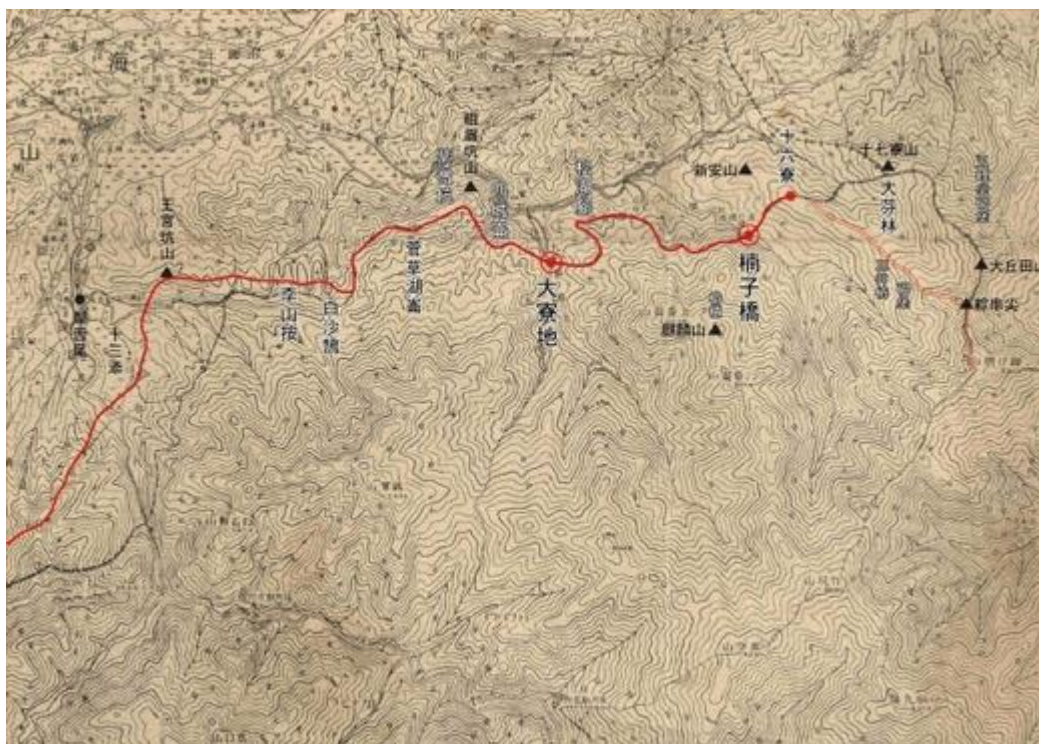
0173

上：隘勇敲擊「警管」（警報器）的形象（攝於宜蘭縣冬山鄉新寮村）

下：1904年日本於三峽崙尾寮被大豹社奪取七珊山砲的文獻記錄，〈台灣總督府へ貸与の山砲一門亡失の件〉（圖片來源：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904 年發生衝突的大寮地，是三角湧隘勇線重要的中繼點。事實上，這條隘勇線就像一尾蟄伏於郊山的青蛇，從新店、三峽交界的十六寮起，依著山勢與河谷，向西蜿蜒，經過今日的楠興橋（楠子橋）、松腳湖直抵大寮地。從大寮地往西，隘線大致上從竹崙茶場往東北的靈隱寺（濟公廟）方向走，爬上了二寮坑、七寮坪，下竹坑溪谷，過頭吊橋、二吊橋以後，再往今日的紫微社區、祖眉坑山(230M)上山，¹⁰然後直轉南下，過紫微坑與粗坑，順著今日的「環大臺北天際線」山稜一路綿延，從阿四坑下山，通過十三添與打鐵坑靠山一帶，過大豹溪經瓦厝埔，一路通往大溪方向的金面山系，總長達到二、三十公里。

三角湧線是大豹社事件相關的隘勇線裡，距離漢人的生活空間最近的一條。其年代上溯於清朝，是少數在清領時期設立，在日殖時期仍大致沿用的隘線。¹¹



1900 年三角湧隘勇線（底圖：五萬分之一臺灣蕃地地形圖，1914 年）

由於三角湧隘勇線設立的時間較早，相關的史料不多。但是，從日殖時期的 18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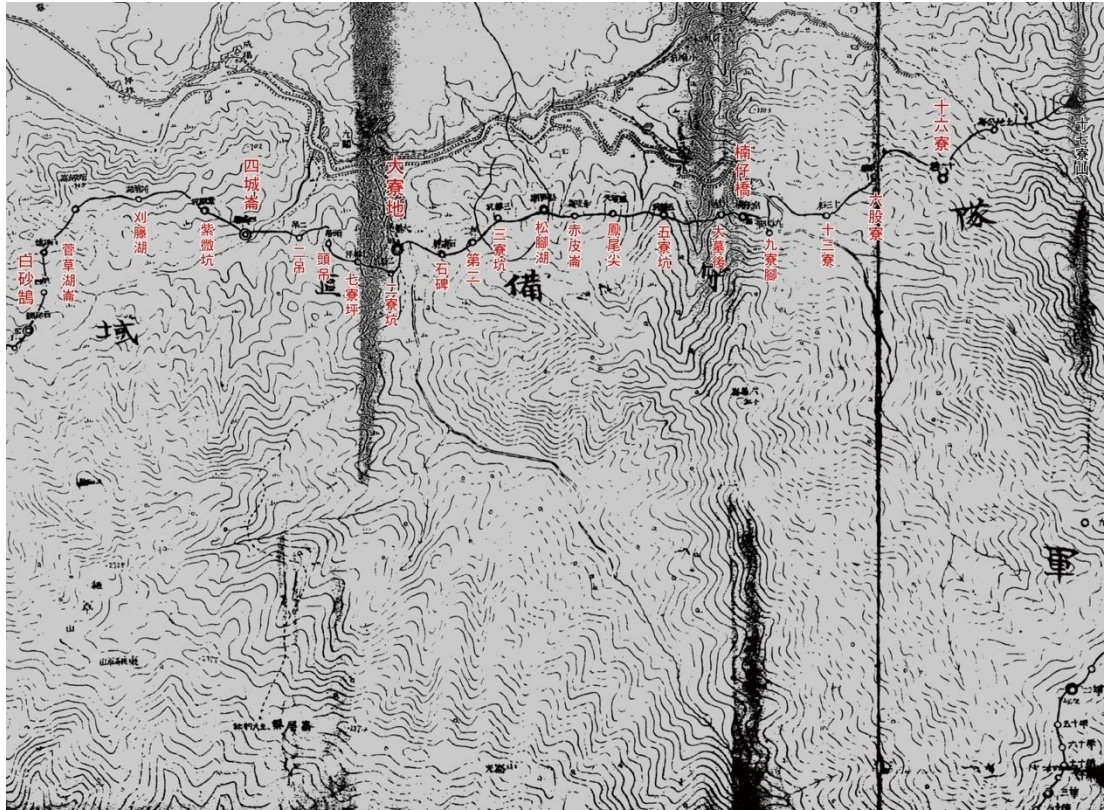
¹⁰祖眉坑山的山頂，判斷為昔日三角湧隘勇線的紫微隘寮。

¹¹1895 年日本接管臺灣以後，清帝國時期的隘線大多廢棄，僅存臺中方面的官隘，及三角湧、苗栗地區之少數民隘，仍持續使用。

年《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1903年《內灣蘇澳間蕃地豫察圖》¹²、1905年《十萬分之一臺灣堡圖》、1916年《臺灣蕃地地形圖》，以及臺灣總督府發給三井合名會社的幾張公文附圖，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的檔案裡，還是可以發現清楚的資料。其中，最詳細的是防衛省與1906年繪製的〈台湾總督府生蕃討伐に関する件〉。另外，1903年《內灣蘇澳間蕃地豫察圖》的「屈尺」一圖裡，¹³也標示了安坑、橫坑到十三添大致的隘勇據點的分布，由東向西依序有：十六寮、六股仔、十三寮、九寮腳、楠仔橋（隘勇監督所）、九寮腳、大墓后、五寮坑、鳳尾尖、松湖腳、三寮坑、石牌寮、大寮地（隘勇監督所）、二寮坑、七寮坪、頭吊橋、二吊橋、四城崙、紫微坑、刈藤坑、菅草湖崙、白沙鵠、銃櫃尖、李山按、粗坑、中坑、大青坑、阿四坑、瓦厝埔（隘勇監督所）等。另外，在1898年《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上面，在漢蕃交界處的界線上，也有小型的方塊，暗示出清領時期隘寮的位置，也可以作為參考。此外，在1909年的〈陳嘉猷樟樹造林ノ為官有地無償貸付ノ件〉裡，可以看到圖面上以紅線標示的「舊隘線」，此即為三角湧隘勇線西段的位置。從這裡也可以看到土地開發往往是以隘勇線為界，再次驗證了隘勇線與土地資本利益之間的關係。

¹²《內灣蘇澳間蕃地豫察圖》共計八張，地圖分別的名稱為〈坪林尾〉、〈宜蘭〉、〈叭哩沙〉、〈屈尺〉、〈大豹社〉、〈天送埤〉、〈大料崙〉、〈內灣〉，繪製的區域基本上由東而西，圍繞著新竹以北的泰雅族領域，這套圖繪製於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蕃務掛成立以後的四個月（1903年8月），與理蕃的策略有深厚的關係。鄭安晞與黃清琦在相關著作中提及：「從當時殖民官員持地六三郎（1912）所撰寫的《臺灣殖民政策》一書中，可知明治35年（1902）隘勇線開始推進，而當年推進的主要地區，也大致與本套圖的範圍相符合。」鄭安晞、黃清琦，〈1903年《內灣蘇澳間蕃地豫察圖》之研究〉，《區域與社會發展研究》第七期，臺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2016，頁101-128。

¹³〈屈尺〉一圖的範圍是從深坑、新店沿著安坑到三峽橫溪一帶的山區，顯示了三角湧隘勇線的十六寮—楠仔橋—大寮地—四城崙—菅草湖崙—白砂鵠—阿四坑等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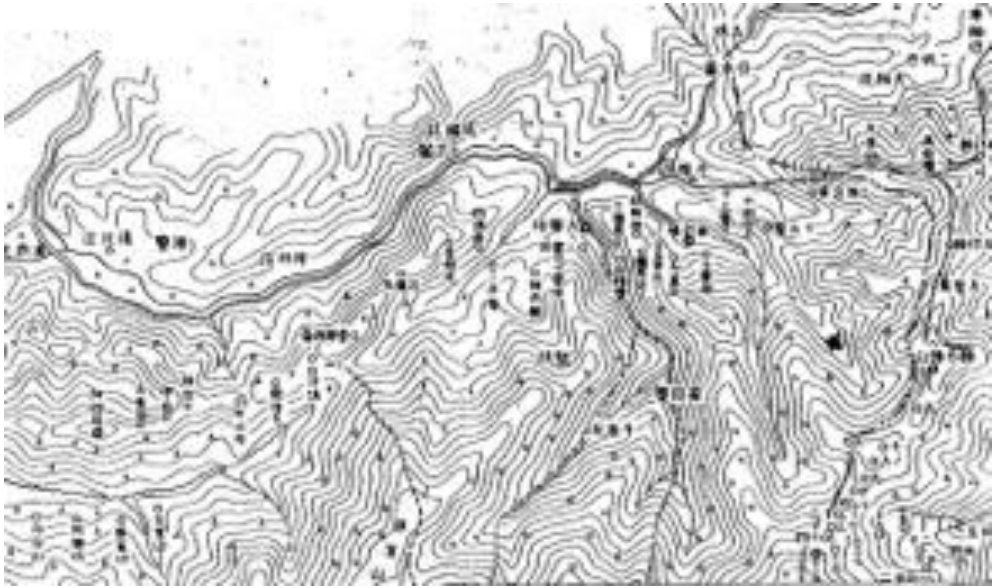


廳	文	法	南	三
十六寮 十八寮 十九寮 二十寮 二十一寮 二十二寮 二十三寮 二十四寮 二十五寮 二十六寮 二十七寮 二十八寮 二十九寮 三十寮 三十一寮 三十二寮 三十三寮 三十四寮 三十五寮 三十六寮 三十七寮 三十八寮 三十九寮 四十寮 四十一寮 四十二寮 四十三寮 四十四寮 四十五寮 四十六寮 四十七寮 四十八寮 四十九寮 五十寮

上：三角湧隘勇線十六寮到白沙鵝段，底圖：1906年〈台灣總督府生蕃討伐に関する件〉（圖片來源：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下：〈桃仔園廳下隘勇監督所以下名稱改稱ノ件同廳長報告〉（1904.8.26），上面顯示了三角湧隘勇線的隘勇機關。

→兩圖放一頁，圖同版寬，圖說放下方齊圖左，圖說與圖片距離 0.25 公分



上：《內灣蘇澳間蕃地豫察圖》裡標示了三角湧隘勇線相關路線與隘寮的位置

下：〈陳嘉猷樟樹造林ノ為官有地無償貸付ノ件〉（圖片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大寮地以西：白沙鵠隘勇分遣所

然而，歷史圖面的核對是一回事，現場探勘則又是另一回事了。前面提過，由於三角湧隘勇線時代較久，路線漫長，清國與日本的路線，犬牙交錯，很容易產生

混淆。再加上，隘線長達二十多公里，面對漫長而充滿未知的山路，我決定以大寮（昔日的大寮地）為中間點，往東、西兩段分別探勘。

今日的大寮，過去曾是三角湧隘勇線的中心點，1900年設有大寮地隘勇監督所；但是由於聚落的發展，昔日監督所的位置已經難以辨認了。根據《臺灣蕃地地形圖》上的位置，昔日的大寮地隘勇監督所，應該在今天的皇后鎮森林遊憩區附近，但目前已經沒有任何跡象可尋。

在台灣農林公司大寮茶廠前開雜貨店的耆老表示，竹崙路上面有一間違章的傢俱工廠，對面即為過去的日本派出所。按照邏輯來說，其前身可能是大寮地隘勇監督所。順著耆老的指示，我來到已成廢墟的派出所，外觀看起來的確有幾分日本風，但是大門掛著一塊永慶房屋的看板，上面大大一個「售」字。這就讓人感到「是在哈囉」了，誰能夠賣一間派出所廢墟？從一旁的窗戶偷偷爬進去，內部不僅蔓藤攀生，每走一步都得擔心有沒有蛇竄出，心裡覺得大概找不到答案，遂匆匆撤出。

2016年，三角湧隘勇線大寮地以西段的探勘，我都是從犁舌尾的正義吊橋對面，白雞路10號民宅旁的小路上山。順著王公坑山往東，山路順著瘦稜前進，一路上上下下頗為折騰。從沿線的登山布條可以得知，剛好前一陣子藍天隊曾除草開路過；幸虧如此，否則這段被芒草、刺藤所掩蓋著的行程，肯定更為惱人。由於稜線左右的地形陡峭，加上歷史地圖的套疊，幾乎可以確認「環大臺北天際線」稜線大體上是過去的隘路。但是由於年代久遠，稜線上的構造物大多土崩風化，除了沿路巨石上有明顯、人為的階梯刻痕，以及幾個疑似隘寮遺址的小平地以外，無法有更進一步的發現。

由於這段隘勇線的遺跡並不明顯，因此，常常得要往左右兩邊的森林延伸探索，因此也很容易遇到尷尬的情況。例如有一次，從地圖上定位了一個叫做李山按隘寮的位置，實際到了現場，卻一片茫然，只好冒險下切稜線擴大搜尋。在穿越可恨的、割人的五節芒叢後，居然不知不覺地走入了一整片的觀音座蓮蕨森林。這些一人高的巨蕨，從圓球的根基處，環狀展開它的大葉，飢渴地擷取森林中稀疏

的陽光。巨型的觀音座蓮蕨，殊勝的樣子簡直如同佛光普照，令人感覺誤入了某個神祕宗教團體的法會現場。在砍殺無數的巨蕨之後，最後好不容易衝出了森林，我居然闖入了某個製造保麗龍的違章工廠後門！不禁打從心底佩服：臺灣的違章工廠可以把廠房蓋在連專業登山客也難以抵達的地方。眼前幾個工人在不知用途的冒煙水池旁來回走動，為了不被當成小偷抓到，「被消失」在冒煙的水池裡，只好貓著身體躲在殘存的觀音座蓮蕨叢裡，悄悄地撤回原本的稜線。



三角湧隘勇線大寮地以西段

類似上述荒謬的調查歷程，可以說層出不窮。三角湧隘勇線大寮地以西段，較為明顯的應該是在白砂鵠隘勇分遣所的可能位置。該處位於王公坑山以東稜線約一公里，現場撥開重重的雜草與野蕨，可以發現清楚的人為平臺，四周還留有清楚的人為石砌駁坎，以為鞏固，長度約十五到二十米，寬度六到八米左右。1905年的白石按山隘勇線便銜接到了這裡，可想而知白砂鵠隘寮在當時的重要性。1903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裡，更指出白砂鵠與附近的隘勇據點曾經發生過疑似大豹人出草的事件，顯示當時的情勢仍屬緊張：

明治 36 年（1903）7 月 3 日間，有疑為大豹社蕃人，約十五名襲擊大寮地監督所的白沙鵠隘寮，彼此皆無傷亡。不到幾天後，7 月 7 日，有阿四坑隘勇監督所轄內的粗坑隘寮隘勇鄭蠡能，攜帶文書由大寮地派出所往阿四坑隘勇監督所，在中坑隘寮與大菁坑隘寮途中，遭受 30 多名蕃人襲擊，幸有附近隘寮應援，免於被馘首。八月起，接連發生好幾起隘勇被馘首的事件。12 月，在大寮地也發生了蕃人數名，集體出草。¹⁴

除了白砂鵠以外，銃櫃尖、李山按、粗坑、中坑、大青坑等隘寮，應該都在王公坑山的稜線上。但是，或許是長期的林相演替所致，目前都沒有明確的隘線跡證。而紫微坑、刈藤坑、菅草湖崙等隘寮位置，更可以說是芒海一片：或者被私人用鐵皮圍成了菜園，或者枯木怪藤橫生，基本上連路都沒有；不然就是山寮猛犬盤據，什麼時候會闖進人家在野外聚賭製毒的工寮，沒有人知道。上述幾個點，也都無法確認位置了。

不過，值得附帶一提的是王公坑山下的犁舌尾。這個聚落位於打鐵坑溪與三峽河的匯聚處，地勢上類似於「舌頭」的形狀，因此而名之。犁舌尾至今還保留了小巧而古樸的老街與古厝。在〈桃園廳蕃地白石鞍坪大旗尾官有原野豫約開墾設計圖〉裡，¹⁵可以發現，三角湧隘勇線在阿四坑隘勇分遣所往南下山，劃過了犁舌尾以北的打鐵坑。這裡是過去大豹人出草的必經途徑，文獻記載：「按打鐵坑，係當大豹蕃出草之要路」¹⁶。1870 年的《淡水廳志》記載有「三角湧十三天隘」，¹⁷指的就是設置在犁舌尾附近十三添平原的「民隘」。

過去基於「以番制番」的理由，清國將這一帶分配給龜崙、南崙、坑仔等三個平

¹⁴鄭安晞，〈日治時期蕃地隘勇線的推進與變遷（1895—1920）〉，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2011，頁 150。

¹⁵〈桃園廳蕃地白石鞍坪大旗尾官有原野豫約開墾設計圖〉，三角湧附近隘勇線參考圖，中研院台史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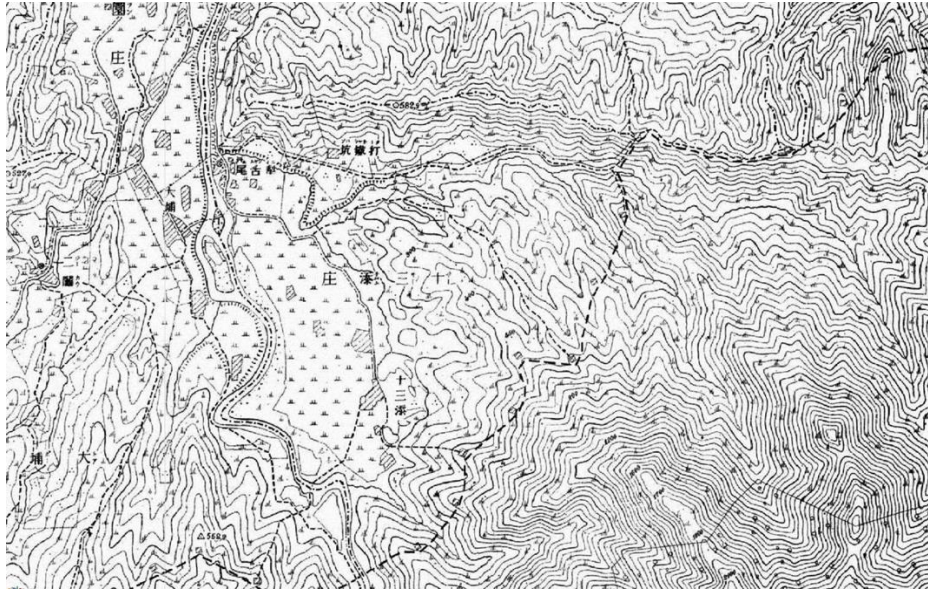
¹⁶〈討伐後之大豹社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9.20。

¹⁷王世慶，〈臺灣隘制考〉，《清代臺灣社會與經濟》，臺北：聯經，1994，頁 380。

埔族社，用來「堵」住大豹群的出草。《三峽鎮志》還記載 1803 年犁舌尾的墾荒者陳亮因為遭到「番害」，兒子陳世俊賣地為父親辦後事的情節，顯見這裡與大豹群之間的「緊密關係」。如今，走在這個古樸風貌的老街上，仍然可以感受到特殊的建築與規劃。因此，犁舌尾老街的型態似乎有「防番」的設計。聚落裡分布著幾口水井，繞著水井周遭則是幾經翻修過的屋宇，推想這種獨立供水以及區塊防衛的聚落形式，是因應所謂的「番害」所衍生出來的。



王公坑山以東約一公里，疑似白沙鵠隘勇分遣所遺址（相片與素描）



上：犁舌尾聚落，日殖時期的《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1898）

下：犁舌尾聚落裡的水井之一

紫微坑

三角湧附近之紫微坑，於本月中旬，不知何處生番殺害六人。

——劉銘傳奏折，1885

三角湧隘勇線的大寮地以西段，另一個至今猶存的隘勇遺址，就位於祖眉坑山上。核對 1903 年的《內灣蘇澳間蕃地豫察圖》，初步判斷應該是紫微坑隘寮。2017 年，我從紫微路 139 號公車站牌對面的產業道路進入粗坑山區，準備一登祖眉坑山。「粗坑」二字，常見於臺灣的淺山，據說是用來形容那些土壤裡充滿粗糙石礫，難以「討賺」的山谷；而我對粗坑兩字的印象，居然是味覺上的苦澀。順著古樹濃蔭的產業道路前進，途經一座陰鬱小巧、用來祭祀無後女性的姑娘廟（孤娘廟）。廟體保留了陰廟常有的簡易三面壁構造，小小的奉桌擺放著胭脂、口紅與梳妝鏡，左右廟柱用水泥刻劃著「不談古今事、庇佑往來人」等字，我的心中一陣陰風撫過。

後續，可能是心理作祟，一直覺得身後有不明的能量緊隨著。經過一個轉彎，眼前突然出現一頂口吐紅舌、白眉鈴鐺眼的金獅面具，心臟不夠大的人還真會被嚇死。定睛一看，原來那是人們刻意擺在危險的岔路口，用來提醒駕駛人的「道具」。心裡阿彌陀佛了一陣子。不久，走到了濃密樹蔭所覆蓋的產業道路，忽然間，白晝的天變成暗暝的夜。這時候，身邊出現了一堆怪東西胡亂飛舞，原來是一隻一隻的蜜蜂從路旁電線桿裡鑽了出來，數量之多讓人誤以為走進了一座巨型的蜂巢內部。也不敢揮手驅趕，也不能停下腳步，只好以 S 型的步伐醉漢般快速通過。原來這是粗坑的特殊景觀，蜂農會利用電線桿中空的特點來養蜂，不禁令人覺得這真是一處奇幻的山野。接著，從康姓墓園右轉產業道路，小心翼翼地繞過一群狂吠的家狗，遂抵達了登山口。從這裡上山，大約十來分鐘便可以抵達祖眉坑山頂了。



上：粗坑產業道路上的金獅面具

下：祖眉坑山山頂，周遭有一圈石砌物，判斷為三角湧隘勇線紫微隘寮的一部分。

海拔235公尺的山頂雖然不高，卻相當險峻，足以鳥瞰紫薇坑與大半個橫溪流域，

頗有一夫當關之勢，不啻為設隘的好地點。雖然經歷百年，山頂周遭仍然可以看到當初用來鞏固山頭的石砌駁坎，剛好圍成一圈。附近還可以發現山脊上被挖出一大塊平地，周遭也有石砌駁坎，整體判斷起來，應該是隘勇遺址沒錯。然而，為何僅剩下地基，而不見上面的建築物？大抵因為當時的隘寮多由夯土泥塊所構成，日久自然風化。田原委人子記述了該時期隘線上的隘寮構造，也描寫了隘線上警備的狀況，可供參考：

新竹管內至深坑管內，齊全体之隘寮線，現已結構完成，而地方廳所屬之區域，亦復連絡無間。然其結構芝土壁四面，皆以土塊積成，雖有鋒銳小銃彈擊之，不至貫徹也，且夜間警備手段，另飼野犬以防不測，固所謂毫無遺憾矣。¹⁸

大寮地以東：麒麟山周遭

如果說，三角湧隘勇線西段讓人感到荒涼與稀微，那麼，從大寮地以東的部分，則隘路清楚且石砌的隘勇遺址頗多，遺址之具體，令人感到振奮。例如大寮地東北方向約一公里的麒麟山（415公尺）便是。

麒麟山本身就是臺北近郊的一座奇山，旱地拔蔥般佇立在橫溪谷地。今日要上麒麟山，必須從安坑建安路上的萬善堂岔路右下，抵達一間供奉著廣澤尊王的保安宮後，麒麟渾厚的山體便近在眼前。

由於山勢陡峭加上長年雲霧繚繞，每次走在峰迴路轉的山徑上，腦中常常浮現高行健《靈山》裡千山朦朧、萬里無垠的山景。在那本小說裡，得了絕症的主人翁希望利用有生之年壯遊中國的山野，心想應該是生命的最後旅程。最後活著回到北京以後他說了句：「我其實什麼也不明白，什麼也不懂，就是這樣」。這大概也是我自己入山尋找隘勇線的寫照吧。

¹⁸田原委人子，〈隘勇線小誌〉，《蕃界》（三），臺北：生蕃研究會，1913，頁144。



麒麟山上的隘路

目前，山徑沿途仍然存留著一座清楚的石砌遺址，以粗略的人字形石砌而成，看起來以前應該是一座堅固的建築物。現場還可以找到玻璃碎片以及粗燒的鬆軟陶片，透露出前人生活的痕跡。山下保安宮的解說牌管這裡叫做「槍櫃」。然而，這槍櫃石寮究竟是清國或者日本蓋的，當地人說不清楚，我也弄不明白。再往前行，山路蟒蛇一般纏繞著麒麟山體，約莫二十分鐘以後又有一處類似的石砌與平臺遺址，判斷也是早期隘勇的駐點。而在登頂麒麟山前，有一條右轉岔路可以通往竹崙山，¹⁹由此前進，可以續探鳥嘴尖。這座山，有可能是《內灣蘇澳間蕃地豫察圖》裡的鳳尾尖隘寮。²⁰

另一個金色陽光的午后，我再次登上麒麟山，預備前往鳥嘴尖一探。斑斕的光線穿越淺山的闊葉林，如水波粼粼般疊印在落葉的山徑，使人有一種縱身歐洲森林的錯覺。我想起法國的「外光派」，想起大學時期在國立藝術學院圖書館翻閱印

¹⁹又稱為六寮崙山。

²⁰鳳尾尖隘寮隸屬於松腳湖隘勇監督分遣所，上為大寮地隘勇監督所。資料來源：〈桃仔園廳下隘勇監督所以下名稱改稱ノ件同廳長報告〉，《臺灣總督府檔案》，1904.8.26。

象派畫冊，看到莫內的《撐傘的女人》時，感受到那畫中的光線所帶給人的悸動。也想起多年前在法國馬內鄉間駐村的那段期間，為了要到鄰近的諾龍城補給食物，常常都得騎著單車穿越一片枯葉滿地的老森林，而眼前往鳥嘴尖的山路，就有這種味道。

就這樣邊走邊想，詩一般的山徑居然硬生生接上了蒼白的水泥產業道路。這種在山窮水盡的山頂都能還能接到產業道路的現象，真可以說是另類的「臺灣奇蹟」。原來鳥嘴尖一帶的山野，已經有不少地方被開墾為農園或者寺廟，產業道路表面上是為了繁榮所謂的「里山」經濟，照顧這些開墾的農人，可是事實上，卻成為地方政治人物與工程包商上下其手的鮮美肥肉，導致產業道路供過於求地蔓延在淺山地帶。

順著鮮少人用的產業道路，途經一處廢棄的，丟棄著鳥網、水壺與色情雜誌的攜鴿集團據點，來到了鳥嘴尖。這裡地勢高聳，往前可以鳥瞰整個三峽的安坑山區，抬頭則天空有著馬內畫中的雲彩，風像來自於法國諾龍森林般清涼，然而，附近有挖土機正在整地，準備闢成高經濟價值的薑園。由於必屬違法開墾，為了避免正面衝突，我捨棄山路，小心翼翼地鑽入旁邊的芒叢，經過一陣「砍殺」之後，好不容易摸上了鳥嘴尖。反覆除草尋覓，卻發現空無一物。



麒麟山路上的「檜櫃」遺址（實景與素描）→二圖放一頁

十六寮

除了麒麟山之外，位於三峽建安路的楠興橋聚落上方，隱密的森林裡也藏匿一座石砌隘勇線遺址。由日本的《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觀之，小聚落有可能是過去楠仔橋隘勇監督所在地。詢問世居於當地的林姓老茶農，轉述他父親的記憶，佐

證了這裡過去曾經有日本的部隊駐紮。唯由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的〈台灣總督府生蕃討伐に関する件〉地圖上看來，監督所的位置則比較接近長城溪對面的廣澤尊王保安宮附近的老聚落，詳細位置還有待後續查證。

順著楠興橋聚落一旁的山路往上爬，穿越一片茶園，十多分鐘後來到一處密林裡的石砌構造物。回程時又遇到另一位茶農，順口一問，他說那叫做「槍櫃崙」，從日本時期就有。雖然清領時期曾經在附近設有「暗坑仔隘」，²¹但是參考在〈臺灣堡圖〉上的位置，「暗坑仔隘」是在建安國小西南方二百米的大厝坑一帶，²²距離「槍櫃崙」超過一公里。由歷史地圖與現場地勢看來，我比較傾向認為，這座石砌槍櫃屬於日本楠仔橋隘勇監督所的附屬設施之一。



楠興橋聚落上方的「槍櫃崙」遺址

除此之外，東段三角湧隘勇線的另一個重要的據點是十六寮。在王世慶的〈臺灣隘制考〉裡記載，三角湧隘勇線是以十六寮為起點，往南延伸至十三添到金面山。

²³十六寮在 1906 年《臺灣日日新報》的大豹社「隘勇線前進」圖裡還被特別標示

²¹王世慶，〈臺灣隘制考〉，《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1994，頁 380。

²²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堡圖〉，1926。

²³王世慶，〈臺灣隘制考〉，《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1994，頁 388。

出來，顯示其重要性。²⁴

由於這個地名目前已經在大多數的地圖上消失了，因此這幾年來，只要到三峽的建安路一帶，都會問附近的耆老「十六寮在哪裡？」所得到的回答差不多都是「很遠」、「很深山」。有超過兩年的時間，「十六寮」這三個字時不時地徘徊腦中，困惑到有一次在橫溪尋找十六寮時，差一點把車開到警察局「報案協尋」。一直到 2020 年初，經由樹林文史工作者鄭至翔先生的指點，找來了國史館的《臺灣地名辭書卷 16 臺北縣（上）》一書，裡面記載著十六寮的位置在「建安國小東方約一公里之山頭」，核對起來，與自己這兩年來的判斷吻合！²⁵綜合文獻的記載，加上先前數次的現場探勘，可以確認，十六寮是在新安山一小暗坑（或稱安坑山）一綜串尖的稜線上，一座標高 389M 的山頭（暫稱為 389 高地）。



十六寮的相關位置，《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經建版地圖》（1985）

²⁴〈隘勇線前進〉，《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9.18。

²⁵林聖欽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 16 臺北縣（上）》，臺北：國史館，2013，頁 877。

如今要到十六寮，最快的方式是從建安路「大華嚴寺、金華園」旁邊的產業道路順勢而上。由於少有人跡，這條產業道路的邊坡，被人偷倒了許多工業垃圾或者事業廢棄物，空氣中隱約飄著難聞的燒塑膠味。從水泥產業道路的終點，可以接上新安山一小暗坑一粽串尖的稜線步道。就在小暗坑山西南方向約莫六百公尺的距離，就是 389 高地了。目前高地上的隘勇線遺址僅剩下散落的石砌矮牆，隱約可以看出呈現方形的構造。矮牆長、寬各約十米，後方似乎還有一個倉庫(槍櫃?)，種種跡象可以清楚感覺得出來是個大型遺址。而這裡的山勢獨立，北通新店安坑方面，南望橫溪山野，不啻為一重要據點。

事實上，新安山一小暗坑一粽串尖稜上的隘勇線遺址不只一處。從十六寮再往前約七百公尺，又有一座石砌碉堡，路旁還可以發現一支水泥的三井樁，證實了隘勇線與三井合名會社之間的密切關係。十六寮北方與十七寮山之間的河谷地，在 1903 年 9 月日本的報導裡，還曾經記載了五十多位大豹人在此出草與放火燒房子的過程：

當蕃人襲來之際，是夜將近一時，各戶皆已就寢，突然從西南方道路，無數蕃人，囂然喊聲，衝來圍住。被害地附近各戶，除被害者二戶而外，餘皆由警察嚴重慎守，故不能達其目的。其被害者一則七百六十五番戶劉朝同、六番戶王何。該二戶被其闖入，家人全部概為馘首，家屋亦為之一炬而燼，然後引退。當蕃人襲來之路上，拋棄蕃槍二，火把材料無數。且被害處附近，亦有無數足跡，今以是觀之，始知蕃人約有五十餘名，自大豹社方面，潛行於三角湧支廳管內十六寮并十七寮之中間之溪底而出草云。²⁶

上述報導，提到了當時住在谷地上的劉朝同與王和兩戶，因為距離警察防守的據點較遠，而全家遭到馘首。文獻中的包圍與放火，除了顯示出泰雅族的出草方式，

²⁶ 〈獅子頭山山下蕃害報導〉，《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3.9.3。

也證實了安坑一帶在過去是所謂大豹群「蕃害」的區域。至於安坑附近的頭城、二城、三城、三城湖、四城、五城、公館崙、柴埕等地名，以及附近許多古老的土地伯公廟，是不是都跟大豹群的出草有關？值得後續一探。



標高 389M的十六寮隘勇線遺址（實景與素描）



上：十六寮西南七百公尺的另一座隘勇線遺址

下：十六寮西南七百公尺的三井椿

上述的十七寮、十六寮之間的山谷，今日正是北 102 鄉道（安坑路 45~64 號的農路）。這是一條傍著竹崙溪支流的小路，路邊現在有「火金姑茶」、「螢火蟲花園」等休憩區，古名「柑仔腳」。從這裡往北，可以爬上十七寮山。

在新安山—小暗坑—粽串尖調查得差不多以後，過了一段時間，我決定前往位於安坑的十七寮山一探。主要是被「寮」字所吸引——知道那是古隘寮的所在地，同時也希望能夠找出十七寮與十六寮之間的相對關係。

那天，順著北 102 鄉道的小路前進，經過火金姑茶與螢火蟲花園，可能也經過百

年前劉朝同與王和全家被馘首的現場，來到了柏油路底。下車步行約五分鐘後，眼前迎來一處有鐵門的左轉岔路。翻過鐵門，再十分鐘以後來到一處墳山，幾座張姓大墳錯落於山野間，特別顯眼。據說往北不遠處的安坑三坑湖一帶，有「生廖死張」的習俗，活時姓廖，死後姓張，不知道這座張姓墳山與此是否相關。大膽地走過其中一座大型的張墓前亭，穿過後面的墳山，在無路的蕨海中揮刀開路，約莫十分鐘後就可以登上十七寮山（450M）。

此山又稱柑仔腳山，東南距離十六寮約 1100 米。山頂上不但有相當完整的正方形石砌堡壘（可能也是槍櫃）、疑似儲水或廁所的凹槽，一旁還有一大片明顯的土窪，長約十米而寬約五米。想必這邊過去也是一座大型的隘勇線據點。對比相關的地圖，有可能是大芬林隘勇分遣所的所在地。為了記錄遺址的尺寸與地形，當天在清除十七寮山堡壘的雜草藤蔓時，我的胸口忽然被一個小型物體高速撞擊。像遭到神風特攻隊的攻擊一樣，撞擊處隨即感到火燒般灼痛，原來除草時驚動了藤蔓間的蜂巢。為了避免被叮得體無完膚，不得已只好悻悻然離去。

帶著蜂吻的痛楚，繼續從十七寮山往西南，順著稜線往大丘田山的方向走。不出五分鐘就會抵達一個明顯的山坳，該處可以發現明顯的方圓形凹槽，由大小與形狀看來，判斷也是一處隘寮所在地的土凹遺址。旁邊有一個被山友命名為「地洞」的地底裂隙，洞的深處不斷湧上沁涼的地氣，一尾青竹絲攀附在岩壁上等待獵物。繼續往大丘田山的方向前進，在二叭子植物園上方的五峰尖一帶，也有一個石砌碉堡。由於附近早期就有「隘寮坑」的古地名，²⁷因此判斷是清領時期的隘勇線遺址。

綜合起來，由於橫溪到安坑一帶的三角湧隘勇線遺址，是呈現網狀的分布，而非

²⁷參考「新店老地名故事館」特展網頁。

「一條線」式的，估計有些是 1903 年由獅子頭山的隘勇線前進所衍生出來的前進支線。而大寮地東段出現不少的石砌碉堡，其原因為何？是否顯示出這一帶與原住民的衝突更加劇烈？這些問題都值得後續推敲。



十七寮山上的隘勇線遺址（實景與素描）



上：十七寮山附近的隘寮遺址（土凹經過清理）

下：五峰尖一帶的石砌隘勇線遺址

須永的旅程

1906 年的《臺灣日日新報》所刊載的〈須永旅團長巡視蕃界〉一文，²⁸以軍事勘查記錄的方式，為三角湧隘勇線沿途風貌提供了寶貴的描述，在此值得摘錄。當年，須永為了正在進行的「滅社」戰役——大豹方面隘勇線前進之所需，從白石按山隘勇分遣所往紫微坑、橫溪、獅子頭山的方向，進行了一趟勘查之旅，也間接證實了 1900 年設立的三角湧隘勇線，一直到 1906 年仍然大部分之運作著。與須永同行的是第一旅團的砲兵隊長武田氏，因此，這趟旅程與軍隊（特別是砲隊）預計投入大豹社戰役，有很大的關係。其中，從白石按山下白沙鵠分遣所，一路

²⁸須永武義（須永旅團長），埼玉縣人，乙未戰爭期間任近衛師團第二聯隊聯隊長，大豹社隘勇線推進期間任臺灣守備隊混成第一旅團長，下轄東京的步兵第一聯隊、仙台的步兵第二聯隊以及騎兵、砲兵、工兵中隊各一。資料來源：「サクラタロウ」網站。

到獅子頭山的路段描述如下：

至十時瀨白砂鵠之溪泉，殆如蘇生者然。自是隘線悉為軍隊的，有本部小哨、下士哨、四人哨等，一循敵前警戒法。在菅草湖崙開行廚，起程未幾，俄然降雨，蓋是日全無風起，暑酷無限，好雨濡身，頓有涼氣之感。然山路泥濘滑足，步步維艱，一行大惱。在四城崙小憩。至午後五時過，乃抵大寮地，該處之屋宇，原充為蕃產物交換所，其後為隘勇監督所。在前進部面隘線中之最低地，道通成福庄，其供給物品，有橫溪之便利。十日午前七時。自大寮地起程，經過石碑寮間道，至楠仔橋一宿……十一日午前七時，自該處啟程，經小暗坑，出土地公崙，登所謂無情之故，至第五隘寮。於此處用過午餐，若翹首北望，則臺北地方之平野，如在眼前。再向獅子頭山，山道漸險，越過俗所謂鞍掛峠，繞進岩角，一行如入獅子之口中。行出背面。過斷崖上之棧道。至抵海拔三千尺之獅子頭山，已午後二時三十分前後。²⁹

文中，須永從福元山隘勇監督所下山以後，³⁰沿路所經過的隘線，推測大抵上是從今日的 660 高地往下，³¹經過廢棄的裕峰煤礦事務所之後，順著目前的舊台車道下抵達最底部的行修宮一帶，再接上對面的白沙鵠隘寮（三角湧隘勇線）。文中的「瀨白沙鵠之溪泉」，指的是今日白雞山登山步道旁的野溪。到了白沙鵠山系（「環大臺北天際線」）以後，須永先在菅草湖崙用餐，後來又因為大雨而在四城崙休息。³²當天晚上，則夜宿於大寮地。文中記載著當時的大寮地隘勇監督所，更早之前是蕃產交換所。

²⁹〈須永旅團長巡視蕃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9.4。

³⁰根據推估，福元山隘勇監督所的所在地，應該位於一個暫名為 660 高地之處，相關推論詳見後續的「白石按山」一節之分析。

³¹〈須永旅團長巡視蕃界〉一文提到的「下該山（按：福元山）背面急坂，左右皆有斷崖，恰如行於馬背，後者若躓於道，則塊石轉下，而拂前者之足」，660 高地往白雞的方向，確實有如上的描述的急坂，以及左右臨斷崖的馬背地形。

³²1903 年的《內灣蘇澳間蕃地豫察圖》顯示，四城崙位於坡地上，推估在今日的紫新社區一帶。

隔天，從大寮地出發，經過「石碑藪問道」來到了楠仔橋夜宿。又翌日，從楠仔橋出發後經過小暗坑，再「出土地公崙，登所謂無情之故，至第五隘藪」，上述的地名與位置，目前多半無法確定，但是應該在前述的十七寮—大丘田山系的山腹與稜線上，這裡是橫溪谷地通往獅子頭山的山徑。另外，「再向獅子頭山，山道漸險，越過俗所謂鞍掛峙，繞進岩角，一行如入獅子之口中。」就比較容易確認，「鞍掛峙」應為今日的獅子頭山下的觀獅坪，平常遊客如織，而如同獅口的「岩角」，應為今日正面登獅子頭山前峰入口處的岩洞口。